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7季

红薯香里忆流年



活出自己的精彩



母亲托人给我捎来一大袋红薯。

我把红薯洗净,放进烤箱里,把温度调到250度,没过多久,满屋都是红薯香。因为有了这个味道,这个冬天,让人感觉很温暖。

去年,红薯成熟的时候,妹妹来我家,给我捎来母亲种的红薯,我放烤箱里烤熟了,孩子们都说味道好。我尝了尝,可不是,味道比外面卖的烤红薯还要好。一连几天,我都做烤红薯给孩子们吃,一小袋红薯,没几天就吃完了。于是给母亲打电话,问家里还有没有,母亲遗憾地回答说,种得少,没有了,等来年多种一点。

没成想,今年母亲种了两亩地的红薯,全是我爱吃的那种又嫩又脆的。红薯成熟的第一时间,她就拖人捎了一大袋给我。

有了烤箱,吃上烤红薯极其方便。挑几个个头差不多的洗净,放烤盘里一溜儿排开,一次能烤七八个。这样烤出来的红薯,又香甜又卫生,很适合在冬天里当小吃。当手里拿着热气腾腾的红薯,整个身心都温暖了。满屋都飘着又香又浓的红薯味,那味道,幸福而甜蜜。

吃着香喷喷的红薯,很多关于红薯的往事,便一股脑儿地涌现在眼前。

记得儿时,到了冬天,每天做饭的时候,母亲必定在灶膛里丢几个小红薯,灶膛里的火大,不到半

个小时,半斤重的红薯准能烤熟。但因为火大,很容易烤糊,隔一阵子就要把红薯从灶灰里拨出来看看,好在母亲时时惦记,我又贪吃,红薯刚熟的时候,我便守在灶膛门口了。烤好的红薯软软的,要小心翼翼地把它从灶膛里拨出来,撕去外面烤得黑乎乎的皮,便可以美美地吃上了。这时候,满屋都是红薯香。

在那个生活贫瘠的年代,没有什么零食,烤红薯就是我们的零食。红薯容易保存,能吃上一整个冬天,家家又都能烤红薯,吃烤红薯跟吃米饭一样普通。所以无论是在家里,还是在野外,都能吃上香喷喷又饱腹的烤红薯。

那时候,在野外烤红薯,还别有一番情趣。我们在外面玩累了,便在红薯地里,扒拉几个红薯出来,再捡一些枯树枝,把红薯埋在里面烤。慢慢地边烤边玩耍,如果闻到了红薯香味,大家便停下来,围坐在火堆边,这时候,有人提议唱歌,有人提议讲故事,热闹一阵过去,用树枝把红薯扒拉出来,便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了。这时候烤出来的红薯,即使没太熟,也是相当抢手的。大家你一个,我一个,像吃山珍海味一样幸福。

时光飞逝,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,此刻我的家里依然充满了红薯香。那熟悉的香味,不仅是家的味道,更是爱的味道。

吗? 还能有活灵活现、花枝招展、千娇百媚、栩栩如生、形态各异的“金陵十二钗”吗? 还能有威风八面、权术机变、残忍阴毒的“王熙凤”吗? 还能有老实无能、懦弱怕事、悲悲切切的“贾迎春”吗? 还能有城府极深、端庄稳重、精明强干的“薛宝钗”吗? 还能有天真烂漫、不拘小节、豪放不羁的“史香云”吗?

人来到这个世上,沟沟壑壑,坎坎坷坷,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,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不公平。得意之乐,失意之苦,都是人生旅途中宝贵的经历,同时也会衍生出许多的“羡慕”。你羡慕我的高楼大厦,我羡慕你的农家院落;你羡慕我的稳定工作,我羡慕你的自由职业;你羡慕别人坐在豪华车里,而失意于自己安步当车,而躺在病床上的我,正羡慕你还可以自由行走。很多时候,人生痛苦的根源就在于总羡慕别人,却忽略了自己当下的真正幸福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,你有你的冲天之志,我有我的一亩三分田地。每个人都应当以自己的方式,过好自己的寻常日子。不必东施效颦,不必人云亦云、亦步亦趋,更不必邯郸学步。许多时候,我们的痛苦和不幸,都是灵魂浮躁和盲目攀比所致。

世间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,更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,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。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,由你的心境决定。因此,我们要时常倾听自己内心的真实声音,活出自己的精彩!



鬓微霜,又何妨

陈新颜

晨起照镜,竟发现鬓角有了一丝白发,心里不觉一惊。于是我一手拿镜子,一手试图挑出这根白发,把它拔掉。但挑了三四回,每一回或多或少都会掺杂着黑发,我不忍心把黑发一起拔掉。耐着性子尝试,终于挑出了白发,把它扯了下来。我拈起这根白发,靠近亮处仔细打量。它大概有四五厘米长,在明亮的光线里仿佛是一小截透明的鱼线,我用手机把它拍下来。

这是我第二次发现自己的白发。第一次是7年前在成都。一天,女友说我头上有两根白发,我不信,于是她把白发拔下来给我看。当时我才二十四五岁,说没有感伤那是骗人的。但感伤过后我又恢复了往日的朝气。

我不大容易失落,纵然失落也是短时间的。心里堵得慌时就作一首诗,吹一支笛或写一幅字,曲终愁云散,搁笔泪痕干。古人说,诗词书画可以陶冶人的情操,确实是这样。我写作时,写着写着脸上就会不自觉地微笑起来。我的一位大学室友也试着在寝室里的书桌前写东西,结果却越写越难受,直至捶胸顿足、拍案而起,发出一声长叹。他写过一篇《白发》,写的也是发现自己有白发的事情。他发现自己有白发的时间比我早,对此发出类似于贾谊《吊屈原赋》《鹏鸟赋》中深沉而痛苦的感慨。写完文章,他让我帮忙看看,我不忍卒读。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为何会有如此深沉的感慨呢?

每个人的经历不同,所关注的对象也就不同。我喜欢把一些美好的、有趣的人或事情写下来;他则喜欢批判,对一些社会现象笔伐一番。我很尊敬他,也觉得那样的写作是必不可少的。不过,人不能一直读那样的作品。我总认为,黑暗中的光明与乌云身后的阳光一样珍贵,痛斥黑暗的人与在黑暗中点灯的人同样伟大。

正如一个人面对鬓间的白发,怎能没有一点感触呢? 孟浩然那样的高洁之士不是也写过“白发催年老,青阳逼岁除”的句子吗? 苏东坡那般豪放的人不也感慨“多情应笑我,早生华发”吗? 李太白那样飘逸的诗仙不也有过“高堂明镜悲白发,朝如青丝暮成雪”的吟叹吗? 我巡视古今,发现文人骚客对于白发有过许多“触目惊心”的记录。不过,我最欣赏的还是苏东坡的那一句:“鬓微霜,又何妨!”当我到自己“鬓微霜”的那天,我也会微笑着告诉自己:又何妨!

也许,对待白发最好的态度就是笑,最好再唱首歌。正如我的一位友人给女儿取的名字——笑歌。不是还有那么一首民歌吗?“山歌本是神仙留,留在人间解忧愁。三天不把山歌唱,三岁孩子也白头……”